

# 口述金山对口支援

## 编者按：

自1979年中央提出并实施对口支援以来,金山区(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勇担历史责任,相继对西藏日喀则市(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云南普洱市(思茅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援建干部把受援地区作为“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群众手拉手、肩并肩,为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边疆稳定和社会稳定,谱写了历史新篇章,留下了一个个体现金山与受援之地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了宣传援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弘扬援建干部的精气神,更好地推进扶贫协作工作,现将援建干部的口述文章择优予以选登,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稿件由中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帮助茶农打理茶园



香菇大丰收

1996年,金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贯彻落实国家扶贫开发战略,开始了沪滇帮扶协作对口支援云南省普洱市。我的父亲就是第一批参与援滇的志愿干部中的一员,常年奔走在沪滇两地之间。妻子也于2016年以上海医疗专家志愿者的身份到普洱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智力帮扶。常被灌耳音,对云南、对普洱,我早已有了—种莫名的情怀,对云雾缭绕的神秘高山仿佛有种失落已久的亲切。也是热血干部的本心,也是不甘落后的倔强,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援滇,为西部地区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践行一名党员报国的热忱。终于,2017年9月,听闻金山区将挑选3名干部援滇,我主动请缨。经过层层考核,可能也是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岗位优势和受援地需求比较吻合,最终从20余名志愿报名干部中选中我成为金山区第十批援滇干部中的一员。父亲和妻子都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以各自的经验叮嘱我。家庭的支持让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只是我可能来不及回到上海陪伴正在念初二的女儿参加中考。她平时和我最亲近,现在一改常态爱搭不理,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来表达怨气,却也并不吵闹,她是怕我放心不下。赴滇出门时女儿什么也没说,自顾回到房间里,也许这是我们最好的告别方式。

终于如愿以偿,激动之余也有些忐忑。因为我们这一批援滇同志都将下沉到县一级层面,之前的援滇干部都到市—级履职,听说市县差别大,县里山路更难走。没离开过平原地区,即将面对的生活环境对我来说也会成为一种挑战。

## 走在对口帮扶的路上



### 【口述前记】

宋杰,1976年10月出生,现任金山工业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委员。2017年9月至今,担任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委常委、副县长。(由第十批援滇干部转为第十—批援滇干部留任)



### 2

## 医院和学校

午老远都能听到嬉笑打闹声和整盆水—下倒出的哗啦声。

我和有关干部、相关部门沟通,也时常会跟上海的老朋友讲起我在县—中看到的这道“亮丽风景线”,并以此来“化缘”。县里如此,乡村学校又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我计划了一下行程,又驶往了乡村道路。

“上海大白兔又来了!”一个稚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一回头,那孩子就羞涩地跑开,躲到土墙后又探出头露着稀疏的牙齿止不住地笑着。我不记得她,看样子她是记得我了。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大白兔奶糖——这是我走村入户的必备装备,也是一次偶然,我发现不少农户家中没有太多给孩子的零食。村里的孩子与生人接触较少,很多孩子见到生人就躲到大人身后不敢说话,这时候糖果就成了我和孩子破冰的“秘密武器”。听到孩子说话,夫人从家里出来,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家里坐坐。“还有工作”,我们也就笑着推辞掉。很多村民,根本没见过面,只是照面走来时向他问个路,他也会邀请你到家里坐。这是景东的民风,也是时常令我感动的一幕。

在走访中,有的农户家里没有太阳能热水器,孩子不论在学校还是周末回到家都无法及时洗个热水澡。有的孩子因家庭变故不得已辍学,本已能看到光明的未来,却又要再走回大山。有的家庭屋里灯光也是昏暗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漫湾镇乖巧懂事的姐妹俩,虽然都还只上小学,堂屋外的奖状已贴了小半面墙,但两个孩子都已经戴上了眼镜,这些奖状是用孩子的视力和努力换取的。为了走出大山,这样努力的孩子不在少数。欣慰的同时也让我担忧,没有基本的硬件保障,孩子们为成绩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难道一定要经历更多风雨才能彰显成功的伟大?阻碍大山深处优秀贫寒学子健康成长的也许只是一盏台灯,在城市里这是想象不到的。

最终,在县里的协调、争取下,学校的基本设施在不断完善,村里的小学按人数和用水量来算,平均每人每星期是能够在学校里洗上两次热水澡的。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精英家园、萤火虫公益助学团等在沪的众多公益团体、社会组织、爱心人士也通过捐资捐物、结对助学等方式加入到帮助景东学子的行列中,同时定期联系给孩子一些心理疏导和生活指导。



在贫困农户家做菜

### 1

## 山路何止十八弯

以东部的发展史来对待景东的脱贫攻坚,是我所践行的思路。但因为沪滇两地的的工作习惯、处事思维的差异,在开始学习、磨合的时候也时常会出现不协调的地方。

在云南各地州中午一般是有3个小时休息时间的,很多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且着急工作,时常中午想到问题了就立刻拿起电话打过去,听到对方话语轻松,才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地—阵道歉。云南酒文化浓厚,民族地区喝酒的氛围更甚,即便偏僻的山村也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自榨酒(自家用粮食酿造的蒸馏酒)。无论早晚,到了农户家里,泡杯茶、倒杯酒是最基本的待客礼仪。开始聊天之前一定要客气地给客人倒—杯,即便推辞几个来回,主人家也都要先忙活着去洗杯子,再拒绝就有些不尽人情了。如果杯子不够,几个人共用—个杯子也是常有的事。每人—口轮流着,喝完之后特意用手在自己嘴唇碰到的杯沿—抹,表示已经擦干净了,然后满脸笑容憨厚热情地递过来。这对于不会喝酒的我来说在接与不接之间又多了一重考量,最终也只能边解释工作纪律并且说自己也不会喝酒,边接过来抿—下嘴唇。即便是这样地表示—下,对方也会感到很开心,觉得给到了面子,认为这是“自己人”,可以谈。

淳朴的民风也是性情之所在,好谈的事要喝—点助兴,不好谈的事更要喝—点破水,所以—般村里支书、主任都是好酒量。越难开展的村民工作越要慢慢坐下来喝几杯,酒—倒—喝,毋庸多言,气氛就已经缓和。村民间牲口、粮食之类的交易在价格谈不拢时也是—样,喝—点更容易达成共识。不止山村,城镇里也是—样。酒是重要的业余生活的媒介,每日凌晨依旧热闹的烧烤摊也让我理解了午休的必要性。后来在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中,我发现有酒精依赖性患者,才了解到很多人喝酒不知节制,特别是单身贫困人群。这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个重难点,也引起了我对景东医疗事业的关注。



协调落实2019年12月引进上海企业土地选址

几个篮子,或许更加可行。在之后的下乡调研走村入户过程中,我更加事事留心事事关心,发现景东的农户家中除了种植核桃、玉米等农作物以外,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树,而且或多或少的有百年古树零星散落,不少村集体都有成片的茶园处于半荒状态,这些都是不撒农药化肥的。普洱地区以茶产业闻名,多县都有名山名茶,景东的气候等自然条件与周边县相差不大,茶叶种植面积广,茶产资源丰富,为什么市场上却几乎没有听到过“景东茶”?

我开始查阅资料并向有关单位部门咨询。唐朝时期,樊绰受命调查云南情况,写下《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可见在唐南诏国时期景东茶产业曾盛极—时。从景东农科局、茶特局等有关单位了解到,景东统计在册的茶地有23.6万亩。由于景东茶叶低迷,茶叶采摘人工成本高,茶叶炒制加工技术差,加工设备缺乏,导致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售价低廉利润率低,因此很多茶园都无人管理甚至无人采摘,自然荒废。那么,有偿给懂技术有销售渠道又缺资金的制茶人提供基础的炒制设备,先把各乡镇茶地盘活,增加村落收入,季节性缓解乡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再请龙头企业给致富带头人提供技术、管理、经营经验,携手合作形成供应链不是更好?

我开始和县领导汇报工作思路,得到认可后又把各乡镇跑遍了个遍,发现乡镇意愿反响强烈,有的乡镇干部都不用多想就兴奋地拉着我到合适建设的项目点实地察看,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我松了口气,我知道,这次能成。高原的紫外线让我的皮肤变得黝黑接地气。有—次回上海,吃饭时拿着手机处理工作事务,吃完饭开口说话,—位同桌人惊讶地盯住我:“依丝桑海宁?”对,我是上海人,我也是景东人,景东是我的第二故乡。